

世界文学经典

6

ZWEIG

· 最新中译本 ·

# 茨威格

## 小说精选

[奥]茨威格 / 著 高中甫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 ZWEIG 茨威格

小说精选

[奥]茨威格 / 著 高中甫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茨威格小说精选/(奥)茨威格著;高中甫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8  
ISBN 7-5039-2385-7

I. 茨… II. ①茨…②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7892号

**茨威格小说精选**

主 编 高中甫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400千字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7-5039-2385-7/I·1092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序言

斯·茨威格 1881 年生于维也纳，出身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个纺织厂主，母亲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从童年起，他就过着优渥的生活，受着良好的教育，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维也纳当时是奥匈帝国的首都，这个帝国建立于 1867 年，到世纪末国运式微，政治衰败；可这同时也是奥地利历史上一个文学艺术的生机勃勃的时期，如茨威格所说的，它“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马赫（1838—1911）的哲学，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马勒（1860—1911）、施特劳斯（1864—1949）、勋伯格（1874—1951）在音乐上赢得的世界性声誉，建筑和绘画艺术上分离派和印象派的成就已饮誉欧洲，而文学上则是“青年维也纳”的崛起。这个文学流派很快就成为奥地利和维也纳文学生活的中心，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迅即赢得了青年一代的敬仰和追随。茨威格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艺术氛围中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1898 年，还是一个十七岁中学生的茨威格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1901 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于 1902 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出版于 1904 年；《泰尔西特斯》是他的第一

部剧作，创作于1907年，而作为传记作家的茨威格，他写了第一部著作《艾米尔·凡尔哈伦》，时为1910年。这表明，近而立之年的茨威格在文坛上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尝试，并赢得了一些名声。

成功的文学起步使茨威格选择了一个职业作家的生涯；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如他在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自省地写道：“虽然我很早就（几乎有点不大合适）发表作品了，但我心中有数，直到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标志他形成自己创作风格并赢得评论界赞赏的是他1911年发表的小说集《初次经历》——它有一个副标题：儿童王国里四篇故事，内收有《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尔称，这个集子的小说才使茨威格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list）。其中的《灼人的秘密》尤为受到读者的喜爱，它稍后出了单行本，一次印了二十万册。《初次经历》确立了他在德语文坛上的地位，形成了他小说创作上独具特色的表现风格，表达了他艺术上的追求，探索和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成为他此后创作的一个基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茨威格抛到与过去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去。生性酷爱和平的茨威格在一段短暂的时间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他写了几篇颂扬所谓“爱国主义”的文章，并自愿入伍，在战争档案处和战争新闻本部工作。但民族之间的血腥杀戮和战争的残酷使他很快觉醒过来，到1916年初，如他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表明的，他成了一个反战主义者。1916年，他取材《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创作了反战戏剧《耶利米》。这位犹太民族的先知预言巨大灾难的降临，但在狂热的年代无人相信他，被看作是傻瓜，是叛徒。“用我的肉体去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去维护和平”，在这位先知身上，我们看到了茨威格本人的身影。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和平主义的文章，并在此后的年代写出了反对战争、控诉战争的小说，如《桎梏》、《日内瓦湖畔的插曲》、《看不见的收藏》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失败而告结束。茨威格在这场战争中失

去了很多，可他获得的更多。1926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做了这样一份总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的东西，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地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热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多年时光之后，突然成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

茨威格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热衷于对人类心灵的探索，增强了作为一位作家的责任感。他勤奋耕耘，孜孜不倦地写作。自战后到1933年这段时间成为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先后完成了由三本书组成的《世界建筑师》：《三位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位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斯汤达、托尔斯泰）。在这些传记，或者说是作家散论中，茨威格以多彩生动的文笔，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这些作家的生平，而更重要的是展示出了这些大师栩栩如生的独特性格和复杂而幽暗的精神世界。

除了这些作家的传记之外，他在这段时间还写了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约瑟夫·福煦》（1929）、《玛丽·安东内特》（1932）以及稍后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1934）等。在这些著作里，茨威格一方面遵循自己所确定的原则：“精练、浓缩和准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关注的和追求的不是历史事件的发展和规律性的东西，激起他兴趣的是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画像，精神世界；他观察的不只是人物的外观，而是他们的内心。他对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解，以及独特的心理分析的表现方法，为他在世界传记文学中赢得了一个独特的地位。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如果说，在这些历史人物传记中，受历史人物本身和历史事件的左右，茨威格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灵魂猎者的本领的话，那么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小说，特别是在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和第三本

小说集《情感的迷惘》（1927）就淋漓尽致地施展了他的才能。这两本小说集连同他1911年发表的小说集《初次经历》，被茨威格本人称之为“链条小说”。在《初次经历》中写的是人的儿童期，他通过儿童的视角观察了为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灼人的秘密”；收有《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的世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的第二本小说集，展示的是由情欲所控制的成年男女的心态，他们在潜意识的驱使下犯下了所谓的“激情之罪”。小说集《情感的迷惘》内收入除冠题那一篇之外，有《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作者极为细腻地描绘了这些人物在情欲的驱逼或遭到意外打击时心灵的震颤和意识的流动。用茨威格本人的话来说，是带有精神分析印记的，是探索个人的，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联结的经历”。

人的心灵是一个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学家一直为揭示这个世界的秘密而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西·弗洛伊德在世纪交替期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在这一领域里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且很快形成一种强大思潮，影响遍及许多学术领域，以文学而论，弗洛伊德主义已成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伟大的，无所畏惧的心理学家为许多作家打开了进入这一隐秘的世界之路。茨威格就是最早承认和敬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德语作家之一。他曾写道：“在我们总是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我们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灯。”

茨威格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在后两部的链条小说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形象地表现了情欲的力量和无意识的驱动力。《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的男主人公仅是由于瞬间的冲动而不惜最后以生命殉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少女对一个登徒子一见倾心，竟像妓女般地委身，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一个出身名门、年逾不惑的孀居女人，竟然为了一个年轻赌徒的一双手神魂颠倒，最后以身相许，甚至想到与他远走天涯；《情感的迷惘》中一个享有声望的

莎士比亚学者，是一个同性恋者，为情欲所逼竟偷偷出没在下流龌龊的场所，最后导致身败名裂。茨威格在这些作品中，细腻地表现了激情——情欲的力量，展示出无意识状态下人的心态和意识的流动。

正是由于这些小说中明显可见的弗洛伊德的影响，当时有的批评家讥讽茨威格的作品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庸俗化。这种观点失之于偏颇，茨威格是弗洛伊德的敬仰者，他的精神分析学有助于茨威格用一种新的目光新的思想去探索和窥视人的内心世界，去塑造人物的形象，但他不是一个盲目地追随者，去用小说图解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曾当面激烈地反驳了弗洛伊德对他的小说所做的精神分析学的曲解。茨威格小说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也驳斥了对他的这种批评。但是不能不承认，随同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给他文学创作带来的一些弱点：一方面是过多的、不厌其烦的内心描写使作品拖沓、臃肿，另一方面对情欲和无意识的热衷削弱了作品的时代感；而当他把视野转向现实生活时，他创作的一些作品，如《看不见的收藏》、《桎梏》、《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旧书商门德尔》，特别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象棋的故事》等就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和尖锐的现实意义。

1933年希特勒攫取了政权，茨威格被抛入另一种生活。随着1938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吞并，他成了一个无家无国的流亡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种族正遭到灭绝的杀戮，作为一个奥地利人，他已成为一个亡国之人。在流亡期间他没有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但他竭尽自己所能，无私慷慨地帮助那些身受迫害的流亡者。他在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里，这样表露了他的心迹：“我的一半时间都用来为大洋彼岸办理宣誓书，许可证和筹措旅费，我怕你想象不出这有多么困难，多么费力。我们这些逃脱了彼岸秘密警察的人把这当作是首要任务，其他一切相比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流亡生活颠沛流离，精神上的苦痛折磨，茨威格依然勤奋地完成了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其中传记有《玛丽亚·斯图亚特》、《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麦哲伦》，和他惟一完成的长篇小说



《焦躁的心》，他的最后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以及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本人并没有看到他的《象棋的故事》和《昨日的世界》的出版。他是一个格外焦躁不耐的人，他相信曙光必然到来，可却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这个“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沉重的日子里，于1942年2月22日与妻子一道弃世而去，留下了那封悲怆感人的绝命书，用自己的生命对战争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茨威格一生共写了十二部传记，九部散文集，七部戏剧，两部长篇<sup>①</sup>，三部诗集，六部小说集，以及一部自传等。它们确保了他在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他成为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他把整个世界当作他的故国，他的书也在地球上所有的语言中找到了友谊和接受。

高中甫

2003年6月

---

<sup>①</sup> 除了这部《焦躁的心》之外，在他的遗稿里又发现一部长篇；经整理在80年代出版，整理者冠以《醉心于变形》的标题，有两个中译本，分别题为《富贵梦》、《青云无路》；此外，还发现一部中篇的片断，经整理也于80年代出版，题为《克拉丽莎》。



## 目 录

- 1 灼人的秘密……1
- 2 热带癫狂症患者……59
- 3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07
- 4 月光巷……144
- 5 恐惧……160
- 6 一颗心的沦亡……203
- 7 巧识新艺……231
- 8 情感的迷惘……262
- 9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327
- 10 旧书商门德尔……383
- 11 看不见的收藏……406
- 12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419
- 13 象棋的故事……427

## 1

## 灼人的秘密

## 伙伴

机车沙哑地吼叫着，塞默林<sup>①</sup>到了。黑色的列车在山上银白色灯光的照耀下停了一分钟，下来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乘客，又上了几个人。到处是恼人的噪音。接着，前面的机车又沙哑地嘶鸣起来，扯动黑色的车链，嘎嘎地开了过去，冲进隧道的洞口。广漠的景色又纯净地展现出来了，清晰的背景被湿润的风吹得分外明亮。

下车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他那考究的衣着，带有天然弹性的步履，给人以好感。他迅速地走在别人前边，叫了一辆去旅馆的马车。马儿不慌不忙地在上坡路上得得地走着。空气里充满了春意，那只有五六月才特有的洁白而轻盈的浮云，像穿着白色衣裳的轻佻

---

<sup>①</sup> 塞默林，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隘口，在维也纳附近，海拔 985 米，铁路线在海拔 893 米的高度从隘口的隧道里通过。塞默林是奥地利著名的避暑胜地，又是从事冬季运动的场所。

的小伙子，在蓝色的空中嬉戏奔跑，时而躲藏在高山背后，时而互相拥抱，又再度逃开，有时像手绢似的揉成一团，有时又散成丝片，末了又戏弄地给群山头上戴上白色的帽子。高空中风在奔驰，狂暴不羁地摇动着细长的沐雨的树枝，直摇得各个枝丫咔咔作响，飞落下千百颗晶莹的水滴。有时仿佛从山里飘来清凉的雪的芬芳，随后又让人呼吸到一种又甜又冲鼻的气息。空中和地上的一切都在骚动，显得极度的烦躁不宁。马匹轻轻地喘着鼻气，往已是下坡的路上跑去。小铃铛在前边叮叮当当作响。

一到旅馆，这位年轻人就立即跑到旅客登记处，匆匆地稍一浏览，马上就失望了。“干吗我到这里来？”他开始烦躁不安地自忖，“光是在这里的山上呆着，没有社交，这比在办公室还烦人。显然，我来得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我每逢假期，运气总是不好，登记本上没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哪怕有几个女人在这里也好，那就可以来次小小的、必要时甚至是真挚的调情，而不至于索然寡味地度过这个星期。”这位年轻人是个男爵，出身于名望不是那么太高的奥地利官僚贵族，现在总督府供职。他这次短短的休假并没有特别必要，只是因为他的同事都休过了一星期春假，而他又不愿意把他的一周假期送给国家。他虽然不乏才干，却具有一种喜爱社交的秉性，喜欢在各种人物的圈子里出头露面，深知自己对于孤独是一筹莫展的。他从来不喜欢深居简出，尽可能地避免只身独处，因为他根本不愿意闭门反躬自省。他知道，他需要人的摩擦面，以便使他内在的才华、他心底的热情能放纵燃起火光，而他独自一人时则是冷冰冰的，毫无用处的，就像那装在匣子里的火柴。

他沮丧地在空无一人的前厅里踱来踱去，时而心不在焉地翻翻报纸，时而又在音乐室的钢琴上弹一曲华尔兹，不过手不由己，老是弹不出正确的旋律。后来他就烦躁地坐下，凝视着窗外。窗外夜幕正缓缓下垂，灰色的雾霭像蒸气一样从松林中升腾起来。他心烦意乱、百无聊赖地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就走进了餐厅。

餐厅里才只有几张桌子坐了人，他都匆匆地投以一瞥。毫无所获！只有那边的一位教练——是他在跑马场认识的——漫不经心地

招呼了他，还有一张面孔，是在环城路<sup>①</sup>上见过的，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女人，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一次——即便是短暂的也好——钟情的对象。他本来就沮丧的情绪变得更加烦躁。他是这样一种年轻人，他们标致的面孔常使他们获得成功，他们心里总是为一次新的相遇，一次新的经历作好准备，他们总是急不可待地憧憬那未知的艳遇，他们对任何看来意外的事情都不会吃惊，因为他们早就把一切都预料到了，他们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性爱的东西，因为他们投向每个女人的第一瞥目光，就是从肉欲上打量的，而且不管她是朋友的妻子，还是给他开门的女仆。如果以某种草率的鄙视态度把这些人称作追逐女人的能手，那么无意中会使这个字眼包含多少由观察而得来的真理啊！因为在他们身上确实集中了狩猎者各种强烈的本能：侦察、兴奋和心灵的冷酷。他们的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时刻准备着，并且一心想寻花问柳，并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总是充满激情，但不是恋人那种高尚的激情，而是赌徒那种冷酷的、谋略的、危险的激情。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固执的人，他们不仅把青年时期，而且单是由于等待机缘就把整个一生变成无穷无尽的追逐冒险，他们把一天分解成几百次小的官能享乐——马路上的一瞥、一个瞬息即逝的微笑、对坐时轻轻擦到的膝头——把一年又分解成几百个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官能享乐就是永远潺潺流动的、富于滋养的、充满刺激的生活的源泉。

而这里却没有一个可供玩弄的对手，这一点，这位用目光在狩猎的人马上就看清了，宛如一个赌徒手里拿着牌，满怀信心地坐在绿色的赌桌旁，却等不到一个对手。对一个赌徒来说，任何刺激都没有这种刺激更使人恼火了。男爵要了一份报纸，他的目光阴郁地在字行上移动，但思想却是麻木的，像醉酒似的在这些铅字上磕磕绊绊。

忽然，他听见背后有衣服的窸窣声和一个略为有点生气的装腔

<sup>①</sup> 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繁华的大街。

作势的声音：“Mais taistoi donc<sup>①</sup>，埃德加！”

一个穿着绸衣的女人走过他桌旁，衣服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旁边投下高大而丰腴的身影。她后面跟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他穿着一件黑丝绒上装，目光好奇地扫了他一眼。这两个人在对面为他们留着的桌旁坐下，孩子显然竭力想使举止合乎礼节，但是从他不安静的黑眼珠看来又做不到。这位夫人——年轻男爵的注意力全在她身上——穿着十分整齐和优雅，他非常喜欢她这种类型，这是一个快要进入中年的犹太女人，身材显得稍为丰满了些，热情充沛，可又善于把自己的热情隐藏在高雅的伤感后面。起初他还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欣赏她那两道弯弯的、美丽的眉毛，在她那柔嫩的鼻子之上呈一弧形，那秀丽的鼻子虽然显示了她的种族，但这高贵的造型却也使她的轮廓显得分明和可爱。她的头发如同她丰满的身体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一样，长得特别浓密。她对自己的美貌看来很自信，对于种种仰慕早已司空见惯。她轻声地点了饭菜，并教训那正在叮叮当当玩叉子的男孩——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对男爵小心翼翼投来的目光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他那目不转睛的眼光才迫使她这样拘束和小心。

男爵阴沉的脸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眉开眼笑，精神焕发，皱纹平整了，肌肉放开了，因此他的身材也一下子变得魁梧了，眼睛闪闪发光。他同那些需要男人在场才能焕发自己全部力量的女人完全一样，只有情欲的刺激才能把他的精力全部调动起来。潜伏在他心里的猎手嗅出了这里有猎物。他的目光挑战似的搜寻她的目光，要与之相遇。她的目光闪烁着犹豫的神态，有时在移动中与他的目光交叉，但却从不作什么明确的回答。他觉得她的嘴角有时也泛起一丝微笑。不过这一切都是那么模棱两可，而使他激动的，却正是这种不可捉摸的神情。惟一使他觉得有希望的，是她的目光常常在扫视，这意味着反抗和拘束，再加上她同孩子的谈话显得出奇的谨慎，这显然是做给一个观众看的。他感觉到，过分强调这种惹人注

① 法文：别说话！

意的镇定正是用来掩饰她心猿意马的一种手法。他自己也激动了：这场戏已经开始了。他巧妙地拖长吃饭的时间，目光几乎不停地把这位夫人紧紧盯了半个小时，直到他默画了她脸上的那一根线条，能无形地触摸她丰腴身体的每个部位为止。外面天色更暗了，大片雨云向树林伸出灰色的双手，树林像孩子似的，因为恐怖而呻吟起来，挤入屋内的阴影也越来越浓了，沉默使屋里的人越加感到窘迫。他觉察到，在寂静的威胁下，母亲同孩子的谈话变得越来越勉强，越来越不自然，话快说完了。这时他决定进行一次试探：他第一个站起身来，经过她的身旁慢慢地向门口走去，久久地凝望着室外的景色。到了门口，他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似的，突然把头转过来，一下子就逮住了她：她的活泼的目光正在望着他的背影呢。

这情景刺激了他，他在前厅里等待着。不一会儿她来了，拉着男孩。路过时顺手翻了翻几本杂志，给孩子看了几张图片。当男爵像是偶然地走到桌旁，装着去找本杂志，实际是为了进一步窥视她那湿润晶莹的目光，或许有机会同她搭讪时，她就转过身子，轻轻拍着她儿子的肩膀说：“Viens, 埃德加！Aulit！<sup>①</sup>”说着就冷冷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男爵略有有点扫兴地目送着她。本来他曾计划要在今天晚上结识她的，而她这毫不留情的态度使他失望了。但归根结底这抗拒之中包含着诱惑，而恰恰是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态度刺激了他的欲望。无论如何，他已经有了伙伴，这出戏可以演了。

## 神速的友谊

第二天早晨，男爵走进大厅时，他看见那位漂亮女人的孩子，

① 法文：走吧，埃德加！该睡了！

正在那儿和两位开电梯的仆人聊得起劲，孩子正给他们看卡尔·梅依<sup>①</sup>的一本书里的插画。他妈妈不在，显然还在梳妆哩。男爵现在才仔细地观察这个男孩。这是个腼腆的孩子，发育得不太好，有点神经质，大约十二岁，手脚老是不停，有一双黑色的、到处窥视的眼睛。如同这样年龄的孩子常有的那样，他显出无缘无故受惊害怕的样子，就像刚被叫醒又突然被置于陌生的环境中似的。他的面孔不算不好看，但是还没有定型，在他身上成人和幼童的斗争还刚刚开始，胜负未定；他脸上的一切好像是手捏出来的，尚未成型，线条轮廓很不分明，只是把苍白和不安糅合在一起。此外他正处于那种不利的年龄，这时他们的衣服总是不合身，袖子和裤子在瘦削的肢体上松弛地晃动着，而他们也从没有去注意修饰外表，讲究穿着。

这男孩子在这里犹豫不决地晃来晃去，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站在这里老碍别人的事。一会儿，被他用各种问题纠缠得烦了的门房把他推开；一会儿他又挡住了大门，显然他缺少友好的伙伴。孩子喜欢问东问西，因此就去找旅馆的仆役。要是他们正好有时间，就回答他，但是看见有人来了，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事要做，谈话就立即中断。男爵面带笑容，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不幸的男孩，孩子对一切都好奇地打量着，但一切都不友好地躲开他。有一次男爵紧紧抓住了这个好奇的目光，但是那黑溜溜的眼睛一旦发现自己探索的眼光被抓住，就立即怯生生地将目光收了回去，躲在下垂的眼皮后面。男爵觉得这很有意思。他开始对男孩产生了兴趣，他自忖，这孩子仅仅是由于胆怯才这么腼腆的，能不能把他作为去接近那女人的最迅速的媒介呢？无论如何，他要试一试。男孩刚刚又跑到门外去了，他就悄悄地跟着。这孩子需要温柔与爱抚，只见他抚摩着白马的玫瑰色的鼻孔。可他真没运气，马车夫也相当粗暴地把他撵走了。现在他又伤心又无聊地荡来荡去，空虚的眼神里含着一丝儿

---

<sup>①</sup> 卡尔·梅依 (Karl May, 1842~1912)，德国作家，专写一些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惊险小说。



悲哀。这时男爵就同他搭话了：

“喂，小家伙，你喜欢这儿吗？”他突如其来地说，竭力使他的口气平易近人，毫无架子。

孩子的脸涨得绯红，怯生生地发愣。有点害怕似的用手按着心口，难为情地来回转着身子。一位陌生的先生和他谈话聊天，这在他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

“谢谢，很喜欢。”他结结巴巴地说了这么一句，最后一个字只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就咽了回去。

“我觉得很奇怪，”男爵笑着说，“这本来就是很乏味的地方，尤其是对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整天干什么呢？”这男孩依然不知所措，不能爽快地回答。这位漂亮的陌生先生来找他这个无人过问的孩子聊天，这真的可能吗？这使他既羞涩又骄傲。他费力地鼓足了勇气。

“我看书，然后我们散步，有时候我们也坐车，妈妈和我。我是来这里休养的，我生过病，大夫说我得多晒太阳。”

最后几句话他已经说得相当镇定了。孩子们对自己生病总是感到很骄傲，因为危险使得他们在家人眼里显得倍加宝贵。

“是啊，太阳对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是非常必要的，它一定会把你晒得黑黑的。但是你也不能整天坐着晒太阳，你应该到处跑跑，痛快地玩玩，也可以来点儿恶作剧。我觉得你太老实了。你看起来像是个整天呆在家里，手里捧着又厚又大的书本啃个不停的书呆子。我记得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简直是个淘气包，每晚回家时裤子都撕破了。你别太老实了。”

孩子下意识地笑了，这一笑可解除了他的恐惧心理。他本想也说几句，但觉得在一个如此友好亲切的陌生先生面前这样随便就显得太放肆了。别人说话他从来不插嘴，而且老是容易发窘；现在由于幸福和羞怯，他更不知所措。他很希望和这位先生的谈天继续下去，可是却什么话也想不出来。幸好旅馆的那条大黄狗这时走了过来，嗅了嗅他俩，并乖乖地摇着尾巴让人抚摩。

“你喜欢狗吗？”男爵问。